

鲁迅杂文选

鲁迅杂文选

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选注

一九七二年十月

目 录

一 九 一 九 年

随感录五十九 “圣武” (1)

一 九 二 二 年

估《学衡》..... (5)

《呐喊》自序..... (10)

一 九 二 五 年

忽然想到 (五至六) (18)

灯下漫笔..... (25)

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..... (37)

一 九 二 六 年

纪念刘和珍君..... (52)

写在《坟》后面..... (61)

一 九 二 七 年

答有恒先生..... (69)

文学和出汗.....	(78)
------------	--------

一 九 二 八 年

“醉眼”中的朦胧.....	(81)
文艺与革命 (井冬芬信)	(91)

一 九 三 〇 年

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.....	(100)
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.....	(124)
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.....	(128)
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	(137)

一 九 三 一 年

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.....	(141)
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.....	(144)
上海文艺之一瞥.....	(150)
“民族主义文学”的任务和运命.....	(167)
“友邦惊诧”论.....	(180)
答北斗杂志社问.....	(184)

一 九 三 二 年

《三闲集》序言.....	(186)
《二心集》序言.....	(193)

论“第三种人”	(199)
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	(206)
《自选集》自序	(211)

一 九 三 三 年

为了忘却的纪念	(216)
文章与题目	(233)
华德焚书异同论	(237)
《伪自由书》后记	(241)
小品文的危机	(275)
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	(280)

一 九 三 四 年

关于中国的二三件事	(291)
《准风月谈》前记	(303)
答国际文学社问	(307)
倒提	(310)
拿来主义	(316)
门外文谈	(320)
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	(344)

一 九 三 五 年

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	(347)
什么是“讽刺”?	(358)

《花边文学》序言.....	(361)
《且介亭杂文》序言.....	(367)

一 九 三 六 年

白莽作《孩儿塔》序.....	(371)
答托洛斯基派的信.....	(374)
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.....	(379)
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.....	(383)
“这也是生活”	(402)
半夏小集.....	(408)
死.....	(414)

随感录五十九 “圣武” ①

我前回已经说过“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”的话②了；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，便再写在下面：

我想，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，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，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，也立刻变了颜色，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。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，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，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，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。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，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；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，我们却说他讲笑话；他们以为好的，我们说来却是坏的。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，国民文学，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，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，作者的思想，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。所以不会了解，不会同情，不会感应；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，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。

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，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，才会着火；是弹琴人么，别人的心上也须有絃索，才会出声；是发声器么，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，才会共鸣。中国人都有些不很象，所以不会相干。

几位读者怕要生气，说，“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，中华民国以来，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，你何以一笔抹杀？嚇！”这话也是真的。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，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③，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

施无赖的和尚④；从新的说罢，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。然而与中国历史，仍不相干。因为历史结帐，不能象数学一般精密，写下许多小数，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，记一笔整数。

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，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。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，——是刀与火，“来了”便是他的总名。

火从北来便逃向南，刀从前来便退向后，一大堆流水帐簿，只有这一个模型。倘嫌“来了”的名称不很庄严，“刀与火”也触目，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，奉献一个谥法⑤，称作“圣武”，便好看了。

古时候，秦始皇帝很阔气，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；邦说，“嗟乎！大丈夫当如此也！”羽说，“彼可取而代之！”⑥羽要“取”什么呢？便是取邦所说的“如此”。“如此”的程度，虽有不同，可是谁也想取；被取的是“彼”，取的是“丈夫”。所有“彼”与“丈夫”的心中，便都是这“圣武”的产生所，受纳所。

何谓“如此”？说起来话长；简单地说，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——威福，子女，玉帛，——罢了。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，却要算最高理想（？）了。我怕现在的人，还被这理想支配着。

大丈夫“如此”之后，欲望没有衰，身体却疲敝了；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——死——到了身边了。于是无法，只好求神仙。这在中国，也要算最高理想了。我怕现在的人，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。

求了一通神仙，终于没有见，忽然有些疑惑了。于是

造坟，来保存死尸，想用自己的尸体，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。这在中国，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。我怕现在的人，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。

现在的外来思想，无论如何，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，互助共存的气息，在我们这单有“我”，单想“取彼”，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，实没有插足的余地。

因此，只须防那“来了”便够了。看看别国，抗拒这“来了”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。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，牺牲了别的一切，用骨肉碰钝了锋刃，血液浇灭了烟焰。在刀光火色衰微中，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，便是新世纪的曙光。

曙光在头上，不抬起头，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。

【注释】

①本篇最初发表在1919年5月《新青年》（月刊）第6卷第5号。署名唐俟。后来由作者编入《热风》。

五四运动时期，鲁迅在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思想阵地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大量的短评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，号召人们奋力击毁封建保守思想的重压，为创造一个劳动人民的新中国而战。《随感录五十九“圣武”》就是其中的一篇。这篇短评，猛烈地抨击了维护反动统治的保守思想，热情地歌颂了挣脱旧传统束缚的俄国劳动群众，歌颂“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，牺牲了别的一切，用骨肉碰钝了锋刃，血液浇灭了烟焰”，终于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。那时，鲁迅对俄国的十月革命虽然还不很了解，但却从中看到了祖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新希望，受到极大的鼓舞，说在那“刀光火色衰微

中”，已经“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，便是新世纪的曙光。”

②指收入《热风》里的《随感录五十六“来了”》一文。

③梁朝慧皎《高僧传》卷12《忘身》第6记载：有宋蒲坂释法羽“……服香油，以布缠体，诵《舍身品》竟，以火自燎”。此外尚有释慧绍、释僧瑜、释慧益、释僧庆、释法光、释昙弘等多人。

④唐朝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39《普圆传》记载：“……有恶人从圆乞头，将斩与之，又不肯取。又复乞眼，即欲剜施。便从索手，遂以绳系腕著树，齐肘斩而与之。”

⑤我国封建时代，最高统治者以及有很高地位的人死了之后，给他另起的一个称号，叫“諡”或“諡法”。

⑥秦始皇，秦朝的开国君主。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，施行暴政，激起人民的反抗。据《史记》《项羽本纪》载：秦始皇游会稽，项羽与项梁都去观看，项羽对项梁说：“彼可取而代之！”又《史记》《高祖本纪》载：刘邦年轻时曾到咸阳服徭役，看见秦始皇出行，就感叹说：“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是也！”

估《学衡》^①

我在二月四日的《晨报副刊》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，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，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，还来同《学衡》诸公谈学理。夫所谓《学衡》者，据我看来，实不过聚在“聚宝之门”^②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，虽然自称为“衡”，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，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。所以，决用不着较准，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。

《弁言》说，“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”，“籀绎”如此，述作可知。夫文者，即使不能“载道”，却也应该“达意”，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，笔下却未免欠亨，不能自了，何以“衡”人。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。看罢，诸公怎么说：——

《弁言》云，“杂志迺例弁以宣言”，按宣言即布告，而弁者，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，明明是顶上的东西，所以“弁言”就是序，异于“杂志迺例”的宣言，并为一谈，太汗漫^③了。《评提倡新文化者》^④文中说，“或操笔以待。每一新书出版。必为之序。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。顾亭林^⑤曰。人之患在好为人序。其此之谓乎。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。犹语商贾以道德。娼妓以贞操也。”原来做一篇序“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”，便有这样的大罪案。然而诸公又何以也“突而弁兮”^⑥的“言”了起来呢？照前文

推论，那便是我的质问，却正是“语商贾以道德。娼妓以贞操也”了。

《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》中说，“凡理想学说之发生。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。决非悬空虚构。造乌托之邦。作无病之呻者也。”查“英吉之利”的摩耳⑦，并未做 Pia of Uto，虽曰之乎者也，欲罢不能，但别寻古典，也非难事，又何必当中加植⑧呢。于古未闻“觀史之陀”，在今不云“宁古之塔”，奇句如此，真可谓“有病之呻”了。

《国学摭谭》中说，“虽三皇寥廓而无极。五帝搢绅先生难言之。”人而能“寥廓”，已属奇闻，而第二句尤为费解，不知是三皇之事，五帝和搢绅先生皆难言之，抑是五帝之事，搢绅先生也难言之呢？推度情理，当从后说，然而太史公所谓“搢绅先生难言之”者，乃指“百家言黄帝”而并不指五帝，所以翻开《史记》，便是赫然的一篇《五帝本纪》，又何尝“难言之”⑨。难道太史公在汉朝，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？

《记白鹿洞谈虎》中说，“诸父老能健谈。谈多称虎。当其摹示抉噬之状。闻者鲜不色变。退而记之。亦资谈噱之类也。”姑不论其“能”“健”“谈”“称”，床上安床，“抉噬之状”，终于未记，而“变色”的事，但“资谈噱”，也可谓太远于事情。倘使但“资谈噱”，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，简直是馐子了。记又云，“侏者。新鬼而膏虎牙者也。”刚做新鬼，便“膏虎牙”，实在可悯。那么，虎不但食人，而且也食鬼了。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。

《渔丈人行》的起首道，“楚王无道杀伍奢。复巢之下无完家。”这“无完家”虽比“无完卵”新奇，但未免颇有

语病。假如“家”就是鸟巢，那便犯了复，而且“之下”二字没有着落，倘说是人家，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。除了大鹏金翅鸟（出《说岳全传》），断没有这样的大巢，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。倘说是因为押韵，不得不然，那我敢说：这是“挂脚韵”⑩。押韵至于如此，则翻开《诗韵合璧》的“六麻”⑪来，写道“无完蛇”“无完瓜”“无完叉”，都无所不可的。

还有《浙江采集植物游记》，连题目都不通了。采集有所务，并非漫游，所以古人作记，务与游不并举，地与游才相连。匡庐峨眉，山也，则曰纪游，采硫访碑，务也，则曰日记。虽说采集时候，也兼游览，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，一列举便不“古”了。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，而题目不可作《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》。

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，毛举起来，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，犯不上，中止了。因此诸公的说理，便没有指正的必要，文且未亨，理将安託，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，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。

总之，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，倘不自相矛盾，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。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，并主张也还不配。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，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！“衡”了一顿，仅仅“衡”出了自己的铢两⑫来，于新文化无伤，于国粹也差得远。

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，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。

【注释】

①本篇最初发表在1922年2月9日《晨报副刊》。署名风声。后来由作者编入《热风》。

《学衡》是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、宣传复古主义的主要杂志之一，1922年1月在南京创刊，吴宓主编。它的重要撰稿人有梅光迪、胡先骕等。他们都曾留学西洋，以学贯中西自诩，实际上是封建文化和买办文化的典型代表。学衡派以“国粹为知己”，竭力维护文言，反对白话，妄图阻挠革命的发展。鲁迅在《估〈学衡〉》一文里，将这些所谓“国学家”写的古文进行剖析，指出其中许多不通之处，投以轻蔑的讽刺，无情地揭露了他们不学无术而又反动透顶的真相。

②聚宝门，南京城门之一。学衡派等人多在当时的南京东南大学教书，所以说“聚在‘聚宝之门’左近”。这是作者故意模仿学衡派复古主义者的“乌托之邦”、“无病之呻”等不通的古文笔调，用以讽刺他们的。下文所写的“英吉之利”、“覩史之陀”（覩史陀，梵语，“知足”、“满足”的意思）、“宁古之塔”（宁古塔，东北地名）、“有病之呻”，也是同样的用意。

③汗漫，过于广泛，不着边际的意思。

④《评提倡新文化者》（梅光迪作）以及下文所举的《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》（萧纯锦作）、《记白鹿洞谈虎》、《渔丈人行》（邵祖平作）等，都登在1922年1月《学衡》第1期，《国学摭谭》（马承堃作），《浙江采集植物游记》（胡先骕作）全文连载于1922年的《学衡》1至10期。

⑤顾亭林（1613——1682），即顾炎武，字宁人，号亭林，江苏昆山人，明末清初的学者和思想家，著有《日知

录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《亭林诗文集》等。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序”，见《日知录》卷19《书不当两序》条。

⑥语见《诗经》《国风》《甫田》篇：“未几见兮，突而弁兮。”

⑦摩耳(T. More, 1478——1535)，英国著作家，曾于1516年著《乌托邦》(Utopia)一书。学衡派把乌托邦写成“乌托之邦”，尤如把Utopia写为Pia of Uto，那是极为荒谬的。

⑧楦(xuàn渲)，即楦头，楦鞋子用的木制模型。“当中加楦”，是讽刺学衡派用“之”字硬把一些完整的词荒谬地拆开。

⑨关于五帝，我国古籍中记载各有不同，据汉朝司马迁(太史公)的《史记》，是指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等五个远古的帝王。在《史记》《五帝本纪》中，对于他们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，并不是很“难言”的。所谓“难言”的，是司马迁文中所说的“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”，所以才感到“难言”。这里，作者摘引学衡派的复古主义者的两句古文，以指出他们不但文字不通，甚至连古文都没有看懂。

⑩我国旧体诗一般都在句末押韵，叫做“韵脚”。如果不管诗句意思是否通顺，仅是为了押韵，用一个同韵的字硬凑上去，就被称为“挂脚韵”。

⑪“六麻”，旧的诗韵里“下平”声的第六个韵目。

⑫铢两，很轻的分量。据《汉书》《律历书》，古时候称量轻重的计算方法，规定二十四铢为一两，十六两为一斤。

《呐喊》自序^①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^②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^③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^④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^⑤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^⑥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^⑦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^⑧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，在

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⑨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⑩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⑪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⑫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卒业回来，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⑬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